光緒山西通志

鄉賢錄二　錄二之二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軍務臣張煦奉
旨監修

魏　晉　附北漢後趙前燕後秦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父恕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鄉一朝盡散家財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邱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魏武與張遼樂進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閒雖有賊不足憂而今春水生子孝懸軍無有遠備荆州闗將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詔果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急欲赴之也所以不

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遂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魏初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卒年四十五賜子生爵關內侯恢子六人恭生良儉克讓並知名世號六龍生早卒爵絕

王淩字彥雲祁人司徒允兄子允遇害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爲發干長遇事當髡魏武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選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辟丞相掾屬魏初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從張遼伐吳逆擊吳將呂範等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

從曹休至夾石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獲免難徙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迹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全琮逼芍陂爭塘力戰琮退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時淩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竝典淮南任淩就遷司空進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以楚王彪有智勇欲迎都許昌淩子廣密諫不從會愚病卒嘉平三年吳師塞涂水淩欲因此發諸軍表求討吳不聽淩謀滋甚遣將軍楊宏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白司馬懿懿軍掩至百尺淩面縛水次至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子廣

字公淵有志尚學行爲尚書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金虎字明山最知名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與廣飛梟胥被害晉泰始元年詔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

令狐邵太原人爲宏農太守所在清潔時郡不知經學乃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者遣令詣河東樂詳受學由是宏農學業轉興子愚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邵獨以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邵熟視不答私謂妻曰公治性度猶是也不知我當坐之否邪必逮汝曹矣邵沒十餘年而難作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昶兄事淩爲魏世子文學遷中庶子魏初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斫開荒萊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明帝初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著書戒之四年太尉司馬懿舉昶正始中轉徐州刺史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殺曹爽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

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曲直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返民於樸詔褒之因使撰百官考課事三年昶奏乘釁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敵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甲首旗鼓

珍寶器仗振旅而還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京陵侯晉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據夾石以遏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援誕敗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追諡曰穆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祖全大司農父緼雁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署五官將門下賊曹轉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爲征西夏侯淵司馬淵遇害推時有疾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魏武善之復以爲郃司馬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轉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破平之關中始定黃初元年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眞討安定羌大帥辟蹏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

問其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知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淮攻詳營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亮出斜谷田蘭阬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撫柔氐三千餘落從實關中遷

左將軍涼州休屠梁元碧等率二千餘落附雍州奏請居安
定之高平後因置西川都尉轉前將軍領州如故八年隴西
南安金城西平諸羌相結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治無戴
復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到狄道議者
僉謂宜先定枹罕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
果攻爲翅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斬羌餓何燒戈降者萬餘
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
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淮進軍趨西
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
居虜在石頭山西當大道淮遣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
彊川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淮欲分
兵取之諸將以分兵兩持兵勢轉弱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

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
徙而胡交自離此一舉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
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
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
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
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
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
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
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淮
妻王淩妹御史往收妻上道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
視乃命追妻懿宥之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謚曰貞子統
嗣官至荊州刺史子貞嗣咸熙中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

子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鎮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蜀諸葛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遙說之昭於樓上應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戸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又以繩連石磨壓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上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引見慰勞之顧謂

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均如此朕復何憂欲大用之會卒遺命薄葬以上太原府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世爲著姓逵兒時戲弄常設部伍祖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爲諸生好春秋左氏傳以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幷南部軍急攻之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欲劫爲將逵不動左右引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將斬之絳吏民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甯俱死耳遂得免中郡孫資舉計吏薦于相府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舉兵張琰將應之逵偶往過琰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時縣寄治蠡城從琰求兵脩城因得琰黨謀盡誅之修城拒琰琰敗祖喪闋司徒辟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魏武擊馬超

至宏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宏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
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後坐撾屯田都
尉免然魏武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時欲征吳而大霖雨教
曰諫者死逵建諫草以示同僚三主簿入白遂收送獄取造
意者逵言我造意走詣獄謂獄吏曰促械我著械適訖而魏
武果遣人就獄視之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復其職後議攻蜀
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囚數十車輒竟重者一人皆放
其餘魏武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尙並掌軍計魏武薨鄢
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世子在
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文帝卽王位以為
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又遷豫州刺史考竟二千石以下阿
從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上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

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堠繕甲兵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溪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人名賈侯渠黃初中征吳破呂範于洞浦進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初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太守東莞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至五將山而曹休出皖求深入又令逵東與休合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休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并進行二百里聞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嘗沮逵假節至是微逵休軍幾不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尤多之卒年五十五謚曰肅豫州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青龍中東征

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東征屯項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逵子充咸熙中爲中護軍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說奉廼駕還洛陽晃封都亭侯又說奉歸魏武奉後悔晃遂歸魏武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別降呂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于河內從破徐州又從破顏良拔白馬圍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擊濦彊賊祝臂破之又擊袁紹運車于故市封都鄉侯遣攻弋陽令韓範飛矢城中爲陳成敗遂降之白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傾耳而聽今日滅弋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降弋陽以示諸城則

莫不望風魏武善之別討毛城破三屯從破袁譚于南皮克平原賊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十五年討太原反者拔大陵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擾關右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遂以步騎四千渡蒲坂津擊走梁興大軍乃得渡平隃麋汧諸氐與魏武會安定又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還平寇將軍解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魏武還鄴留與夏侯淵拒陽平敵軍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攻破之魏武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險要咽喉也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助曹仁討關某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軍沒關圍仁于樊又圍呂常于襄陽晃以難與爭鋒屯陽陵

陂魏武遣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乃俱前敵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敵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十二營詣晃敵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敵軍見四冢欲壞步騎五千出戰晃擊退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還摩陂魏武迎晃七里舉卮酒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功也時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爲右將軍進逯鄉侯魏初進楊侯擊破上庸鎮陽平徙陽平侯明帝初拒吳諸葛瑾于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晃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今幸遇明君當以功自效何用私

罄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卒謚曰壯子耆嗣卒子爵嗣又分晃戶封子孫二人列侯以上平陽府

崔游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歸晉泰始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劉淵嘗師事之從受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既僭偽位徵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潞安府

孫資字彥龍太原中都人博覽傳紀講業太學同郡王允見而奇之歷縣令魏武為司空辟之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勸應命乃往應之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歎曰

北州承雲儀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討君乎表
留爲尚書郎辭還尋參丞相軍事魏初轉右丞特命爲中書
令加給事中賜爵關中侯與劉放並掌機密進關內侯明帝
初尤見寵任加散騎常侍進樂陽亭侯蜀諸葛亮出南鄭時
議大發兵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
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
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今若進軍就南鄭
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
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
此誠宜深慮乃止時聞吳彭綺舉兵議因此伐之資曰鄱陽
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未能爲權腹心
大疢也綺果敗太和末吳遣周賀浮海招誘公孫淵上欲邀

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敗之晉左鄉侯烏丸校尉田豫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之上問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加侍中光祿大夫時內圖禦寇外規廟勝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上朝臣會議擇其善者推成之衆人有譴過輒爲請解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竝被譖資皆盛陳素行卒使得保其功名者資力也初資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資而揚豐黨豫搆造謗端資終無恨意豫等遂結爲婚姻資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田豫老疾文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揚豐子後爲尙方吏將致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

二年封中都侯爲武衛將軍曹爽代燕王宇輔政請速召太尉司馬宣王齊王初增邑三百幷前千戸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加右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儀同三司六年轉衛將軍領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遇害復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復遜位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卒謚貞子宏嗣資涖官勤愼自修優於放然皆多將順抑辛毘而助王思至密陳損益亦多裨焉咸熙中以資著勳前朝改封宏離石子汾州府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少爲郡吏幷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後遷屬何進董卓呂布遷騎都尉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魏武破布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

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定魯國諸縣
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糧盡議引軍還遼曰數日來豨輒
數目視遼又射矢更稀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
公使遼傳命豨果下遼爲說魏武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
者受賞豨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喜隨
詣魏武魏武責遼曰此非大將法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豨必
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
鄴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破鄴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
輕等別將徇海濱破海外賊柳毅還魏武自出迎引共載以
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
征柳城卒遇寇氣甚奮魏武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
破之斬蹋頓復遣屯長社臨發軍中夜驚亂起火遼謂左右

日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殺之命督張郃朱蓋等討陳蘭蘭偕梅成轉入灊天柱山壁其上遼欲進擊諸將難之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斬蘭成盡虜其衆魏武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及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於是夜募敢從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

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
走登高家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衆少
聚圍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
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
靡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肥
十餘日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魏武大壯遼拜征東
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伐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
乃增遼兵從屯居巢復召遼還救曹仁會摩陂魏武乘輦出
勞之遷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賜帛千匹穀萬斛封
兄汎及一子列侯還屯合肥進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
送遼家詣屯勑母至導從出迎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
魏初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會建

治殿親問破吳意狀上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為
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軍皆為虎賁還屯雍邱遼疾
使親疾道路相屬又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
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遣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
江權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破權將呂範卒
於江都上為流涕諡曰剛子虎嗣六年詔曰合肥之役遼典
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
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
為偏將軍卒子統嗣初平府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夙成以才學稱辟司空掾屬除
茂陵令尚書郎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不得進遂留
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

或以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魏武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關中服從乃召覬還稍遷尚書時臺閣舊事散亂覬以古義多所正定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尚書尋爲侍郎撰文誥魏初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初進閿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

方般顗上疏曰今議者言征伐則比吳蜀於猩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海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若不善留意將遂凋弊不可復振武皇帝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有求於雲表之露而猶尙見非今無求於露而空設露盤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其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卒謚曰敬子璀嗣以上解州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荆州平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魏武問曰卿以劉備才略何如潛曰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烏丸王及大人凡三人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至正以潛爲代郡太守將授精兵鎭討之潛辭曰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單車之郡撫之以靜遂悉令還前後所掠而案誅郡中大吏通烏丸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之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代者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以勢料之代必不靖後數十日而軍書至乃遣鄢陵

侯彭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魏武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魏初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初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戸入爲尚書令奏正百五十餘條父喪除拜光祿大夫遠近皆云當爲公正始五年卒遺令薄葬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贈太常謚曰貞始潛自感所生微賤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仕進淸省恪簡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織藜芘以自供在兗州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其家教似石奮魏與少能及者然人才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

裴徽字文季潛少弟有高才遠度善言元妙爲吏部郎時王

輔嗣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曰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邪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徽累遷冀州刺史安平趙孔曜讚其乖神幽藪留精九皐薦平原管輅於徽徽曰便相爲取之莫使驥騏更爲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至雞向晨然後出遂連轉輅鉅鹿從事治中別駕又舉爲秀才徽嘗問輅何平叔一代大名其實何如輅以爲少功之才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徽子黎康楷綽

毌丘興河東聞喜人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
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胡有功雍州刺史張
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
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毌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
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刑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
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
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蹋脅張掖
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參和驪靬二縣吏民
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
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
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乃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卒
毌丘儉字仲恭興子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初爲尚書

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
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
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
史青龍中以儉有幹策徙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
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烏丸長右北平寇婁
敦遼西護留等率衆五千餘人降公孫淵拒戰不利引還明
年偕太尉司馬懿討淵以功進安邑侯食邑三千五百戸正
始中督步騎萬人出元菟諸道討句驪王宮宮將步騎二萬
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
都屠句驪都斬獲首虜以千數令諸軍毋壞沛者得來墓伐
墓樹放遣其妻子宮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宮奔買溝儉
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

山銘不耐之城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
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
轉鎮南將軍與諸葛誕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
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
欽禦之恪退還初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以文欽曹爽邑
人數有戰功厚待之情好歡洽欽亦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
月協謀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令吏民大小皆
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
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至樂嘉子俶小
字鴦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
分為二隊來攻師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師軍中震擾欽後
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儉軍傳欽戰敗衆潰至慎縣儉

與弟秀及孫重藏木邊艸中安風津都尉張屬射殺儉秀重走入吳

毌丘甸字子邦儉子有名京邑爲治書侍御史嘗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今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走靈山司馬師聞儉起兵問甸所在云不來無能爲也師別將攻下靈山過害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巳東監軍益州刺史以上絳州

右魏十七人舊志人物安有浩周蒲州有王卓忻州有秦朗絳州有裴僭案裴僭未嘗仕魏王卓爲漢司空見後漢書獻帝紀志列人解州人物又於蒲州復出周爲魏人蓋據唐王顏追樹之碑而誤也浩周諸人別詳仕實錄

郭奕字太業太原陽曲人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初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少
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出界數百里坐免咸
熙末爲司馬文王相國主簿鍾會從蜀荀勖時爲掾奕啟出
之文王雖不用歎其雅正晉初爲太子中庶子遷右衛率驍
騎將軍封平陸男咸甯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假赤幢曲
蓋鼓吹奕銳姊隨奕之官姊僮僕有犯奕省按畢曰大丈夫
豈當以老姊求名遂不問亭長李含（一作合）有俊才奕用爲別
駕含後果有名位時稱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朝臣皆出其
下表楊駿小器不堪任以社稷不聽後果誅奕疾詔賜錢二
十萬日給酒米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與景皇同不
可請謚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
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賜謚曰簡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祖柔漢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和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以爽故吏免後起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雲龍之役封安平侯邑二千戶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令百姓陳得失者給穀有差嘗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將吏子弟敦學九郡士咸悅道教俗爲一變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封博陵侯班次國伐蜀吳人大出師救蜀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嗣晉王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名顯當世創業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

等皆與謀誅爲晉初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
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縣公邑千八百
戶泰始二年卒上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上追思沈勳詔贈沈司
空公以寵臨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
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爵送葬
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改
葬更賜東園祕器咸甯中復追封爲郡公

王渾字元沖太原晉陽人昶子沈雅有器量襲爵京陵侯辟
大將軍曹爽掾爽誅例免起懷令參司馬文王安東軍事累
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晉初加揚
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歲饑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邑

千八百戶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魯淑向弋陽薛瑩向新息衆號十萬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伐吳率師出橫江破吳孔忠俞恭諸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詣城陽復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降既而王濬破石頭明日渾濟江登建業宮釃酒

高會以功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渾處斷明允撫循吳人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江東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齊王攸之藩尚書諫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初加侍中令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吏服絳衣仍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二輔公孫宏說瑋曰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

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尙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鎭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上然之詔錄尙書事渾所歷前後著稱遂居台輔元康七年卒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尙早卒次子濟嗣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時與姊夫和嶠裴楷齊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中書郎母服闋起驍騎將軍累遷侍郎與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嘗

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諭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清言修飾辭令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故咸謂才能致之齊王攸當之藩濟諫請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性峻厲明法繩之出爲河南尹未拜免時從兄王佑委任濟被斥外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湛字處沖昶次子少有識度少言語人莫能知其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昶獨異焉父喪居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兄子濟嘗食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既聞其言心形俱肅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送濟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湛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愛所乘馬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每見濟輒調之曰

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上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上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以比南陽樂廣永甯初爲驃騎參軍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引爲記室參軍敬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

守政尙清淨不爲細察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耶吏拘犯夜者承問之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歸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至建業爲鎭東府從事中郞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接物宏恕衆咸親愛渡江名臣王導衞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昶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襲父爵仕至征虜將軍都督揚州徐州諸軍事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尋遷散騎常侍尙書令簡文帝每言述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謝安亦

歎美之初述試宛陵令頗受遺贈王導使諷答曰足以自當後歷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爲累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極言駡述述無所應面壁而已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卒年六十六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簡子坦之禕之坦之字文度弱冠有重名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仕至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諡曰獻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忱愷字茂仁少踐清階襲爵藍田侯太元末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多所獻替愉字茂和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國寶亂政見殺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流譽一時歷驃騎長史愉子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爲冠軍將軍拜荊州

州刺史坐罪死自祖父漢雁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若稱八裴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王嶠字開山太原晉陽人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武帝時歷位北軍中候佑少有風尙并司交辟不就永嘉末攜二弟渡江元帝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徵著作郎南陽王保辟皆不行元帝作相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嶠獨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欲斬嶠賴謝鯤以免出

為領軍長史敦平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尋越騎校尉頻遷吏部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陽尹嶠求補廬陵郡乃拜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從子濛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少放縱不羈晚節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善隸書美姿容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應受杖固辭詔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為會稽

王常與孫綽商略人士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簡文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嘗稱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修蘊蘊字叔仁孝武皇后之父也起家著作郎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振恤以違科免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遷光祿大夫封建昌縣侯太元九年卒子恭嗣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操過人太元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及會稽王道子執政恭每正色直言後以表討王愉等不克

遇害贈侍中太保謚忠簡

愠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號六龍羨少以明悟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初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冏議復張華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曰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今以華不能廢后與趙盾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後從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自領冀州牧羨乃避之惠帝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永嘉初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卒贈司徒謚曰元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威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左光祿大夫

温嶠字太眞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風儀秀整善談論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頗聚斂嶠舉奏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并州刺史劉琨深禮之請爲參軍遷大將軍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又遷司空右司馬常爲謀主琨深憑恃焉元帝初鎭江左琨以嶠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天人係望意辭旨慷慨舉朝屬目上器而嘉焉

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還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褒崇以慰海內望上然之除散騎侍郎聞母亡阻亂不獲歸葬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乃應竭其智謀使寇敵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東宮與爲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宏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嶠疏言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納之王敦舉兵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萬乘儲副豈可以身輕天下乃止明帝

初拜侍中參綜機密詔命文翰亦預焉俄轉中書令上親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深結錢鳳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言嶠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逆謀請先爲備及敦

撫遺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諸義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嶠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嶠奏軍國要務七事多納之尋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墓聞蘇峻被徵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睦等率舟師赴難及建康傾覆嶠聞之號慟來候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未效勳

庸而先受榮寵何以示天下固辭不受分兵給亮遣王愆期
等要陶侃赴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用其部將毛寶說復
固請侃行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乃許之率所統同下戎
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聲震百里直指石頭次蔡州侃
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兵
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逼駕
幸石頭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嶠於四望磯築
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制賊一奇也而義軍
屢戰失利嶠軍又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
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倉廩當
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
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

故也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驟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一鼓可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嶠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時峻勞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故吏令赴臺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上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戸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明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建康殘毀乃藉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鎭未旬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冊書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祠以太牢子放之嗣爵官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許之旣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進遂破林邑而還卒於官弟式之新建縣侯散騎常侍以上太原府

鄧殷平陽襄陵人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澠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遷汝陰後爲中庶子卒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兒時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及長爲

吏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
亭侯還爲本郡督護謝病去屬劉元海攻平陽矩素爲鄉人
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
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修洛陽千金塢以利
運漕討賊帥侯都等滅之督護太尉荀藩衞將軍華薈各厚
給矩及藩承制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石勒
襲矩矩令散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
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藩表加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
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竭心撫恤百姓賴焉劉琨所假
河內太守郭默率其屬來歸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攻
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矩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令郭誦禱鄭子產祠巫

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襲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弟芝來援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聰將趙固鎮洛陽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劉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夜渡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突圍而出上嘉其功除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元帝初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洛陽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

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石勒將屯洛陽大掠河南矩獸大饑獸後自密而奔矩待其妻子如初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後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唯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李宏李璜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賈模字思範襄陵人充從子沈深有智算涉獵載籍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起家邵陵令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戸拜散騎常侍二日擢侍中模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中朝野甯靜模之力也加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盡言於后多不能從憂憤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諡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殷孫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殷有賜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示攸訟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器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海中郎將請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石勒勒將殺之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不殺勒長史張賓稱攸於勒以爲參軍攸與故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誣攸攸對以弟婦散發溫爲辭勒赦之既而胡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陰遺攸馬驢及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

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牛馬步擔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從攸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送至江東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上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郡大饑攸表振貸未報輒開倉廩使効擅出原之攸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船乃小停夜中發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疏食做衣周急振乏性謙和賓無貴賤待之若一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常二年遷會稽太

守轉太常坐事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妻不復孕過江納妾乃甥族感恨遂不復畜妾卒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綏服攸喪三年

以上平陽府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父蔚世修儒史之學嘗善曹義至公論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以旌才爲務同郡將收薦接於原原卽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耶對曰接薄祜少孤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悅唯裴

頗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承甯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元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接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遇害接議曰紹守職以禦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加紹致命之賞從之轉臨汾公相國王堪爲尚書令請補尚書殿中郎未至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嘗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

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啓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著作郎東晳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論難及象書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
王愆期接子流寓江南緣父志更注公羊集列女後傳官督護蘇峻之亂溫嶠遣詣荆州要陶侃同赴國難侃雖許而未發愆期因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寗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即戎服登舟晝夜兼進後愆期爲右司馬侃卒遺表以後事付焉
裴頠汾陰人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卒謚莊子濤襲

爵位梁州刺史卒謚忠惠皆以義烈著聞其宗族三千餘家永嘉之亂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以上蒲州府）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浩等竟無以難由是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又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搆其間亮與王導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又引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桓溫仍留爲參軍

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數十篇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終長沙相汾州府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甯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司馬宣王辟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遁要論者嘉其志節後為并州別駕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為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王命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曰昔先公

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景王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攻毌邱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寮震肅薦樂安孫璞時稱知人尋遷大司馬公事免司馬伷鎮鄴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殺御華夷甚有聲績羌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議時人比漢馮甘還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晉初行司徒事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既謚詔考竟友濤等勿問而深嘉憙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

二鮑豈其然乎懿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公事免其年為太子太傅并攝衆事訓道彛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老遜位詔假金紫置官騎十八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懿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懿倡義遣軍討之朝議不從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懿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懿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懿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宏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沁州

張宣子新興人識達士也同郡劉殷至孝勸殷就徵殷曰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

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宣子故并州豪族家富於財將以女妻殷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遣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殷後爲晉新興太守錄尙書事時稱宣子知人

秦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甯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法秀議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此不赦之罪乃止及孫皓降於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與濬告捷表

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入下僉以秀為知言及充卒秀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平吳而為王渾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將軍秀上言輔國之號卒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有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後與劉毅等同議齊王攸事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以上析州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魏尚書覬子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襲父爵閿鄉侯弱冠為尚書郎請從通事郎轉中書郎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初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增邑戶轉廷尉卿瓘明法理

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以本官持節監軍事
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平艾承制封拜瓘奏其狀詔檻車
徵艾夜至成都平旦乘使者車徑入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
子俱被執作檄文告諸軍共攻會殺之瓘部分諸將羣情肅
然鄧艾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瓘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
殺艾父子於三造亭朝議封瓘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
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
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
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
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
後兼督之離間務桓力微遂致嫌隙務桓降力微以憂死朝
廷嘉其功賜一子密亭侯而瓘六男無爵初欲封弟會卒遠

近稱之咸甯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勑子宣尚繁昌公主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請擬古制以上斷定自公卿下皆以所居爲正無除中正九品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上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爲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後會宴淩雲臺瓘託醉因跪上牀前曰臣欲有所啟上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上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賈氏由是怨瓘楊駿素與瓘不平與黃門等毀宣奪公主瓘遜位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掾屬及大車官騎麾纛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并賑帳簟褥惠帝初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氏聞瓘與瑋有隙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瑋夜使清河王遐收瓘瓘故帳下督榮晦嘗有罪瓘遣斥之及難作晦隨兵故子孫同被害年七十二子恆黃門郎恆二子璪玠時就醫得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葬之瑋誅繇等執黃旛撾登聞鼓請族誅晦詔從之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諡曰成贈假黃鉞解州

裴秀字季彥潛子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

宣氏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起宣氏後遂止時人語曰後進
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爽乃
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以爽故吏免尋為廷
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
騎常侍伐諸葛誕以行臺從參謀略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
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進縣侯增邑七百戶遷
尚書僕射咸熙初釐革憲司命秀改官制秀議五等之爵自
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
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嘗言於文帝曰中撫軍
人望既茂天表殊特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嗣王拜尚書令右
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詔以為司空秀儒學洽聞
且留心政事其所裁當無違者又以禹貢山川地名久遠變

易後世或强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
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
祕府泰始七年卒年四十八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
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
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卒其友人料書記得表草言平吳
之事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
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咸甯初配享廟庭二子濬頠濬嗣位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
憬別封高陽亭侯
裴頠字逸民秀子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御史中丞周弼見
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卽頠從母夫
表頠才德英茂詔襲爵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

子還散騎常侍惠帝初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頠兄子憬為白衣頠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其黨左軍將軍劉豫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遂委而去尋詔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封憬不聽累遷侍中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又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頠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賈氏華模不同謀遂寢頠乃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氏親待東宮而已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俄復使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

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於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尙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苟疏曠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尙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懸懷廢頠與張華苦爭不從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

毀迷相放效風教陵替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等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識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氏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倫欲先除朝望因廢賈氏遂遇害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徙帶方倫誅追復本官改葬以卿禮諡曰成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荀綽稱其有父祖風該出後從伯凱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裴楷字叔則徽子明悟有識量尤精老易弱冠與王戎齊名鍾會爲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武帝爲撫軍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遂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博涉羣書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

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探策以卜世數而得一
楷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
天下貞上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
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楷不交石崇
長水校尉孫季舒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曰足
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性寛厚嘗取貴要
珍玩宿昔便以施窮乏嘗別宅從兄衍悅之卽以與衍歲請
梁趙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
不足天之道也其行已任率皆此類與山濤和嶠竝以盛德
居位上嘗問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今四海平風所以
未比德於唐虞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乃出充爲關中
都督上廷公卿與論正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

迹上稱善坐者歎服楷子瓚娶楊駿女而楷素與駿不平駿轉楷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衆人爲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侍中傅祗救護止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正直不阿附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楷不敢拜轉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因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害亮瓘楷單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得免瑋誅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不樂處勢王渾請轉爲光祿勳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詔遣黃門郎王衍省之楷回眸矚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人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於宰府嘗目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

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
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高臨下幽然深遠卒年五十五謚曰
元五子與瓚憲禮遜與字祖明襲爵為散騎侍郎卒謚簡楷
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永嘉末徐州刺史為趙固所
害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綽子遐善言元理音辭清暢初
裴王二族盛於魏晉時人以聞喜八裴方瑯邪八王云
裴瓚楷次子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王綏
每從瓚游綏父戎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初
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誅為亂兵所害
裴邵字道期康子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
馬二人相與深交徵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
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卒於軍及王

導拜司空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

郭瑗河東聞喜人為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稱著終建平太守

郭璞字景純瑗子也少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辨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尤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避地東南入洛抵將軍趙固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乃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往王導深重之引參軍事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

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上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上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上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上疏言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德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

復上疏言赦不宜數今之宜赦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以才學見重埒於溫嶠庾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既好卜筮搢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下乃著客傲其辭尤美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言宜因國慶大赦天下納之即大赦改元時暨陽人任谷妖詭自云有道術留於禁內復疏言以特遣谷出且曰臣忝荷史任敢忘直筆後谷竟亡走璞以母憂去職未期王敦起為記室參軍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人莫喻其意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

上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王敦謀逆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年四十九敦平追贈宏農太守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

慮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

翛官臨賀太守以上并州

右晉二十九人舊志人物序太原王氏人各一傳約及二十人案諸人渡江後流寓數世史稱太原人者特推本言之不可無區別也茲略類其世次於始遷加詳餘約其行事或僅著名字附見傳中至於劉石諸人舊與典午並列於義亦乖別次篇末以存其實凡非名德者則皆入仕實錄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好學博通性不虛諾吉凶親表賵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須臾號訴哀慟感人秀出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命子頠造焉服闋廬墓所頠造之不見頠數言於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賈宗豈大丈夫所

宜行邪太守陳楚追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捍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遂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死

王延西河人九歲母喪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常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叱延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於平陽農桑之暇訓誘宗族

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之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靳準之亂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得斛餘而歸食之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弱冠

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志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遂以女妻之張氏性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殯柩在室而西鄰失火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備禮聘以母老固辭駿表聞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傜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門齊王冏辟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冏謂

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大聖應期先王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殷君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後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朝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無得入門潛理不申藉殷而濟者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右北漢三人

裴憲字景思楷子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

修尙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見而奇之
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
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爲尙書永嘉末石勒破浚憲及
荀綽恬然私室勒召詰之憲神色侃然請就辟有司不拜而
出勒傳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
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署從事
中郎撰朝儀後至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未
嘗以物務經懷二子挹瑴並以文才知名瑴趙散騎常侍並
被搆害憲竟卒於石民

右後趙一人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
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兒武爲元菟太守

疑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疑被徵乃將武子開俱南道路更塞與開投慕容廆首定名分爲羣士啟行廆甚悅以疑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將遣使獻捷令疑將命疑盛言廆威略舉朝改觀將還上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覲朝廷復賜恩詔郎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國貪還反命耳上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右前燕一人

薛強字威明溥子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友善桓溫入關猛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恭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商山謁溫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平陽公融將聘强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求相見强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

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宣

右後秦一八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七